

走在旋律的軌跡上，你是否看見相同的回憶？

第一名 國貿三甲 謝佩玟

第一章 普魯斯特效應

第二章 層層疊加

第三章 花與亡靈

第四章 回憶覆蓋計畫

第五章 重新烙印

第六章 你／妳是否看見相同的回憶？

第一章 普魯斯特效應

記憶心理學以「普魯斯特效應」(Proust Phenomenon)表示喚起早年回憶的嗅覺能力，這通常是飛快、轉瞬即逝的一個過程。

而戴上耳機，傳進耳內的各式樂曲，經過反覆的循環播放，一次次與現實正在進行的動作產生連繫，同樣也對大腦產生了刺激，並在記憶上形成制約效應。編曲的旋律、節奏，與當下的一舉一動，將產生一種無形的連結，與回憶中的畫面，一幀一幅的相互串連。

無論是嗅覺、還是聽覺上的刺激，與記憶中的畫面仍存在著一段無比遙遠的距離，但此時此刻的內心

是無不一致的情緒？

還是會產生與當時全然不同的所思所想呢？

「嗶——」

餘光瞥見螢幕上顯示的餘額，剩下不到三十元。忘記在哪裡買的吊飾，搖晃垂吊在書包上。一大清早的耳邊，金屬撞擊聲似乎顯得格外吵雜。腦袋則是思考著需要繼續購買定期票的理由。

畢竟大考已經考完了，畢業前到學校的次數應該也屈指可數了吧？

總是在不知不覺間，為自己的偷懶而四處找藉口，是我的壞習慣。

數著永遠都是五十八階的階梯，走上月台，在一如既往的第三根柱子旁，等待電車的到來。

「電車即將進站，請不要跨越黃線——」

車廂一節一節緩緩地減速進站，幾秒後便完全停下。我在固定的第五節車廂上車，環視車廂內，尋覓是否有供人休憩的天堂。

但今天似乎不是我的日子，位子全都被坐滿了。

「就不能體恤一下剛解脫的高三生嘛……」

為了轉換因悶熱而煩躁的心情，我拿出從圖書館借來的小说：《被賦予名為憎惡的彌生》，當時看到新書推薦的架上，因為特別的書名而吸引了我的注意，因此借了回來，打算找個時間好好拜讀一番。

卻沒有想到那時正是準備大考的關鍵期，因此直到這週才終於有了空閒時間，但已經是還書期限的最後一週，不知道是否來得及看完呢？

正當我看完序章，準備要翻頁時，突然一個熟悉、同時卻也不願再次回憶起的旋律，清晰無誤的傳入耳裡。

由於實在不是很想聽到這首歌，我環視四周，大家都頻頻相視，卻面面相覷，不知所措的四處張望。

只有一個穿著和我相同校服的女生沒有抬頭，戴著耳機似乎沒有注意到周遭的異狀。領帶的顏色是藍色，看來跟我是同個年級。

目光準備轉移到其他乘客身上時，餘光卻瞧見那個女生的耳機線搖搖欲墜的就快要掉了，似乎是沒有插好的樣子。

原來是她的音樂外放了啊：

為了停止這首讓人勾起不好回憶的曲目，我走上前，拍了一下這位女同學的肩膀。當她抬起頭時，電車剛好從隧道出來，耀眼明亮的光線斜映在她的臉龐上，眼角流下的淚滴，顯得格外透徹。

錯愕的令我頓時無法組織語言。怎麼突然就哭了呢：

「那個：不好意思打擾了，妳的耳機沒有插好哦。」

「！」

「啊！真的很不好意思！！！」

她馬上確認了耳機的插孔，發現真的沒有完全插入手機內。

「謝謝你的提醒，真的是太尷尬了呢……」

她迅速的別過頭，擦了擦顴骨上的淚水，馬上把耳機插好，熟悉而刺耳的旋律隨即消失在空氣中。

禮貌性點頭示意後，我又站回原本的位子。本來還想再看幾頁的小說，但就快到學校了，還是收起來吧。

「初曉站到了，車門從左側開啟——」

在下車前，我看了一下剛剛那個女生，那哭過的淡紅眼眶，站在燈下更加的明顯，不知道她還好嗎？

隔天，我依舊數著永遠是五十八階的樓梯，走向熟悉的第三月台，電車一如往常的在七點十分準時進站，走進再熟悉不過的第五節車廂。

上車後環顧四周，仍然沒有位子，我便順勢倚靠在車門旁，從書包拿出小說，繼續閱讀昨天看到一半的第二個章節。

「筑林站到了，車門從右側開啟——」

另一側原本空空如也的車門旁，站了一名在這一站上車的女生。我好奇地多瞅了一眼，正是昨天那個女生，她看起來在傳訊息的樣子，還嗤嗤的笑了幾聲，看來是沒事了呢。

我低頭繼續閱讀小說，直到到站為止，才不捨的將小說闔上。

由於大考已經結束，成績還沒有公佈，課堂上也沒有特別的進度，於是我便請了幾天假，並順勢去考了機車駕照。

當禮拜三終於要去學校時，過了三站之後，電車上終於有位子了。

我走過去正準備要坐下時，發現隔壁是上次音樂外放的那個女生。正當大腦還在猶豫要不要開口過問上次的事時，她先行開口了。

「早安呀！上次的事謝謝你了！」

「不會。」

好有精神，跟那次相比簡直判若兩人。

「幸好你有跟我說，不然音樂就這樣外放到下車，真的很尷尬呢。」

她有朝氣的頻頻說道，我決定還是稍微關心一下好了。

「那妳還好嗎？」

「嗯？」

她歪著頭看向我，似乎不太懂我的意思。

「就是上次：好像看到你哭了。」

「！」

「你看到了嗎？真是羞恥啊……」

她的臉頰如折線圖的趨勢般逐漸泛紅。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繼續詢問。

「是因為歌的關係嗎？」

「噢？！你怎麼知道！！」她再次露出訝異的神情。

「因為我對那首歌有陰影。」

雖然跟陌生人談論自己過往的回憶，很不像我的個性，但卻隱約覺得，如果那個人是她的話，好像沒關係……？

「那跟我一樣欸！！」她驚喜地回應我。

「！！」

我十分的驚訝，原來也有其他人跟我一樣，會有這種感受。

「其實這是我跟一位曾經很要好的朋友，很常一起聽的歌。但因為一些糾葛跟誤會而漸行漸遠。所以現在聽到這首歌都會蠻難過的。」

說著說著，原本還有笑顏的嘴角，漸漸不再上揚。

「啊！抱歉，自顧自的說得那麼高興。」

「沒關係。我是因為不想再聽到那首歌，所以才上前提醒妳的。」

昭晨的太陽光慢慢因為角度關係，照射在我們的臉龐上。隨著映照的時長增加，體溫也漸漸升高，彷彿也一同將閒聊的話題，帶向高潮。

「可以問是發生什麼事嗎？」

被突如其來的提問嚇到，原來是這麼直接的一個人嗎？

「呃……就只是被前女友甩的那陣子，反覆的一直聽這首歌，結果導致現在只要一聽到，就會想起剛失戀時的那種感覺，心裡不是很舒服。」

「有點丟臉呢。」

我微微低下頭，自嘲地說道。

「看來你還沒完全放下呢。」

「或許吧。」

原來我一直都還沒放下嗎……？

「那這樣的話：我想到一個方法！」

那個女生情不自禁地不小心提高了音量。

「嗯？」

「我們一起覆蓋對這首歌的不好回憶吧！」

「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可以一起創造新的回憶，在過程中同時聽著那首歌，去掩蓋掉對這首歌原本的印象，簡稱『回憶覆蓋計畫』！」

這件事行得通嗎？我不禁問道。

「可行性高嗎？」

「不好說呢……但不試試看怎麼知道呢？對吧！」

是沒錯啦。現在空閒時間也挺多的，或許試試看也無妨？

「那就照妳說的吧。」

「耶！那之後請多多指教！！對了，還沒自我介紹呢！」

她對著手機反光的黑色螢幕，稍微梳理早已分岔的瀏海。

「我是張敏雅。看你的領結顏色，應該跟我一樣是高三的吧！」

「是的。我是四班的林碩景。」

「我是六班的！那以後還請你多關照啦！碩景！」

「彼此彼此。」

於是，我們原本平行的的生活軌跡，從那天之後開始重疊了。

第二章 層層疊加

到了學校，我回想剛剛一連串的經過。四班啊：因為樓層不一樣，所以平時很少遇到三、四班的人呢。

突然向對方提出這個不知所云的想法，現在想想都覺得自己是不是太衝動了？

我邊走在體育館旁的花園小徑上，邊反省自己沒有經過審慎思考，就直接脫口而出

的壞習慣。

但都已經考完試了，現在多出來的時間也沒有其他的安排，況且這件事對雙方也都有利，因此我向沒有信心的自己高喊：「試試看也無妨嘛！」

「敏雅ㄟ」

「夏莉早安呀！如萱也早！」

夏莉和如萱是從高一就一直同班到現在的朋友。雖然她們在性格上有著極大的不同，但兩人卻有著唯一的共通點——就是都比我高：

「早ㄟ」

「跟妳們說哦！我剛剛認識了一個四班的男生！」因為一切發生的太突然，我想第一時間向她們分享。

「剛剛？都快要畢業了才認識其他班的，會不會太晚了呀ㄟ」

「對啊，敏雅看起來雖然很外向，但其實朋友意外的少呢。」

「勸ㄟ不要捉弄我啦！！至少有妳們就夠了嘛！」

「我們家敏雅真可愛ㄟ」

夏莉一邊摸著我的頭，一邊用寵溺的口氣說道。如萱則在一旁笑笑地看著在開玩笑的我們，便接續方才的話題。

「所以是誰呀？讓我們敏雅看起來這麼開心。」

「他叫林碩景。」

「？」如萱露出些微訝異的表情。

「他不是四班的萬年第三嗎？」

「是喔？」

我都不知道，原來他這麼聰明嗎？

「也是啦，妳不會去注意這些事嘛。倒是夏莉有聽過吧？」

如萱別過頭詢問坐在窗邊的夏莉。

「有啊。之前跟他讀同個國中，但不認識就是了。你們怎麼會認識啊？」

於是我便開始訴說早上發生的經過。

「就是之前有一天在電車上，我的耳機沒有插好，音樂不小心外放，就是他提醒我的。」

「果然是妳啊，粗心大意的。」

「哈哈哈哈哈。」

兩人似乎都不意外這種糗事會發生在我身上，我平時明明不會這樣的：那天剛好是個意外嘛：

「然後今天早上偶然在電車上遇到，我們在閒聊的過程中發現，他跟我都有個習

慣。」

「妳是說吃咖哩喜歡拌在一起吃嗎？」

「不是啦，夏莉！！」

夏莉總是喜歡對我開玩笑，因為那是她在學校裡擁有為數不多的其中一項樂趣。所以我也就不放在心上的任由她玩鬧。

「好啦好啦，不鬧妳了。所以是什麼習慣？」

「之前不是有跟妳們說過，我在某個期間如果一直聽某一首歌，日後只要聽到這首歌時，就會想起當時那段時間所做的事。就是類似制約效應的概念。」

在高二的時候，試圖尋找能產生共鳴的對象，所以有跟她們分享過，但當時她們都不太能理解。所以能遇到跟我有著一樣習慣的人，讓我感到很慶幸。

原來我並不奇怪。

「所以妳是說他也有這種習慣喔？」

「對啊！所以我就提議要不要一起把不好的回憶覆蓋掉。」雖然不是很清楚細節，但夏莉和如萱都知道我國中的那件事。

「那具體來說要怎麼做？」如萱反問道。我也有預期到會被問這個問題，只是：

「我也還沒想好欸……」

「妳都還沒想好就向他提議喔？」

夏莉稍微提高音量的說道，像是看到世界百大驚奇圖鑑裡的案例真實出現在眼前一樣，臉上滿是不可思議的表情。

「對啊！」

「很有妳的風格呢。」

「並不是完全不可行嘛！」

我是真的覺得說不定行得通嘛：

「真有妳的呢。」

正當我準備反駁時：

「噹～噹～噹～」

鐘聲像是看好時機般的剛好響起。我和如萱回到各自的座位，準備開始禮拜三的第一節課——美術。

我坐在位子上，沒有仔細聽印象派發展史的內容，而是回想起早上發生的經過。具體來說要怎麼覆蓋呢：像是吃飯或看電影那樣，然後一起聽歌就好嗎？我在心裡思考各種實驗方法，最後決定今天放學，先去找碩景一起討論看看，說不定會有什麼新的啟發。

閉上眼睛，正感受旋律帶來的情緒時，卻注意到似乎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睜開眼

睛，抬頭看到面前站著一位穿著同校校服的男生，貌似欲言又止的樣子。

看了下領子，一樣是高三。我不自覺地盯著人家的雙眸觀察。

：他的眼睛好漂亮。

男生小心翼翼地開口。

「那個：不好意思打擾了，妳的耳機沒有插好哦。」

「！！」

咦？！我馬上往手機孔查看，發現垂掛在孔上的插頭，早已鬆脫。我竟然都沒有發現……

「啊！真的很不好意思！！」

「謝謝你的提醒，真的是太尷尬了呢……」

抹掉眼角的淚水，我再次看向那對清靜透徹的雙眼，他的眼睛給人一種平靜而安心的歸屬感。

好神奇：

那個男生微微笑，點個頭後又站回原本的位子。

從那天起，我便注意到這個男生。

當時的我還不知道，原來他的存在會這麼一直、一直占據於心中，並且面積日益擴大。

第三章 花與亡靈

「為了不去遺忘。」

「為了不讓色彩褪去。」

「我祈願著殘留於形式上的錯覺，並不是一切……」

鐘聲再次響起，待老師宣布下課，我站起身，收拾完書包，便和夏莉、如萱道別。隨後走上樓梯，前往四班。

「林碩景！」

我在四班門外，朝裡頭大喊。

「什麼情況？原來你也有認識其他班的人啊？」

有個男生搭著林碩景的肩膀問道，好像一臉不懷好意的樣子？

「你會不會講太大聲了？」

整理完書包的碩景，邊反駁他的朋友，邊朝我走來。

「他是程哲盛，是我朋友。」

「我們國小就認識了哦！！」

他露出非常驕傲的神情，原來是青梅竹馬。

「她是張敏雅，六班的。」

「嗨，我是張敏雅，才剛認識碩景不久！」

「哦！就是你上次說的電車那個嗎！」

「什麼電車那個，人家有名字。」碩景斜看了他朋友一眼，糾正了說詞。

「哈哈抱歉抱歉！那你們慢慢聊，我先去社團啦。」

程哲盛說著說著就一溜煙地跑走了，真是個神奇的人呢。

「抱歉他有點吵，走吧。」

「OK。」

「你們認識很久了嗎？」

「從小學二年級到現在，大概有十年了吧？」

「那很久了耶！」

我們走下樓梯，邊聊著剛剛的事。然而走到校門口時，兩人不約而同的停下了腳步。

「搭電車對吧？」我們一口同聲說出這句話。真有默契呢。我在心底竊竊自喜。

走在前往車站的棕櫚樹大道上，春夏交際時節，與正午時截然不同，傍晚涼爽的溫度，相當的舒適。

「我也有一個認識好幾年的朋友，在很小的時候就認識了。但後來因為一些誤會，最後反而不了了之，也都沒有再聯絡過。」

「所以對青梅竹馬的友誼還蠻佩服的呢！」

在佩服的同時，其實也參雜了些許的羨慕，只是沒有說出口罷了。

「就是早上在電車上說的那位朋友嗎？」

「對啊。一直覺得很可惜呢……」

「所以妳才會聽那首歌嗎？」林碩景反問道。

「對啊。」

「再跟我多說些話吧……」

「即使是再見……也告訴我吧！」

「我此刻……也正注視著啊……！」

「那你呢？」

「嗯……應該說，那首歌是我剛分手那時候出的。偶然點進去，發現旋律很好聽也很撫慰人心，那段期間就一直聽，然後就產生另類的制約效應了。」

突然發現，這個故事剛好很貼近歌詞，所以我有點好奇。

「你有看歌詞嗎？」

「沒有欸，怎麼了嗎？」

果然沒有發現呀。

「這首歌其實是在描述『現在，回憶過去』，在心理上所發生的變化。」

「雖然我們兩個的這份過去都有點苦澀就是了。」

我苦笑地闡述對歌詞的看法。

聊著聊著已經走到了車站。我們拿出車票，經過票閘口，踏上樓梯往第四月台走去。夕陽漸漸西下，黑夜緩緩渲染了整片天空。

「那你們交往很久了嗎？」

講完才意識到自己好像說錯話了：我趕緊向他道歉。

「抱歉抱歉！我不是故意要在傷口上撒鹽的……」

「沒事啦！也過一陣子了。大概兩年多吧。」

「那也不算短欸……」

「是嗎。雖然她是無縫接軌，但沒有腳踏兩條船。在我還沒鼓起勇氣提分手前，就先被她甩了。」

「有點遜對吧。」

看著林碩景強顏歡笑的挖苦自己，不知為何有點心酸。

「不會啦！這代表你是個溫柔的人呀！雖然溫柔沒有錯，但也不能一味的讓自己受委屈！」

「溫柔嗎……？」

「對呀！雖然選擇沒辦法用所謂的對錯來定義，但溫柔又嚴謹的看待這份感情，並且想好好的做個了結，我認為並沒有不好，甚至很值得肯定！」

「妳還真是特別呢。」

「是嗎？！」

「對啊。像程哲盛就說『你怎麼這麼弱啊！分手要提也是你提啊！憑什麼是她先提！……！她真的是……』」

「他唸了我好久，但我只記得這幾句。」

「好像能想像他說這些話耶。」

是個很有義氣的朋友呢

「是吧。他雖然很吵，但也是很講義氣的。」

在我們聊天的過程中，電車不知不覺的進站了。

「車來了，走吧。」

「那妳跟妳那位朋友，是有什麼誤會嗎？」

「呃……其實我也忘記為什麼會冷戰了耶……」

「因為有點久遠，所以已經記不太清楚了。這幾年也有嘗試傳訊息連絡，但都沒有收到回覆，大概是被封鎖了吧。」

「哇……這好像更難解決欸……」

「我沒有想要解決啊？」

「啊？」

碩景露出了疑惑的表情。也是，會困惑好像也是正常的。

「就只是我單方面的表現出誠意，但對方不領情的話，不就表示她沒有想要恢復以往關係的意思嗎？」

「是沒錯啦……」

「而且在畢業後我不只有傳一次而已，這麼多次都沒有回覆的話，應該就是這個意思吧。」

「我也不是不會看臉色的哦！」

雖然令人痛心，但持續糾纏對方的卑微姿態，想必連自己應該都不忍直視吧。

「嗯……好吧。」

「所以我決定要慢慢放下這段關係，上次聽那首歌就是想看看最近的自己有沒有釋懷一點。」

對於毫無長進的自己，實在是有點失望呢。

「結果是沒有。」

「這種事就不用明講了啦！」

原本就快要深陷過往回憶的負面漩渦時，因為冷不防的被插了一刀，反而躲過了漩渦，從回憶中清醒過來。

「所以妳才會向我提這個計畫嗎？」碩景接續了話題繼續問道。

「那也只是我剛好靈機一動的點子而已啦！」

「好吧，我覺得試試看也無妨。畢竟一直這樣聽曲傷情好像也不是辦法。」

「那要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明天怎麼樣！」

下午上課的時候，已經有初步的想法了

「那明天要做什么？」

「先去車站旁巷子口新開的那家咖啡廳吧！」

「好啊。」

也是一樣很乾脆的就答應了呢。

「那我們放學在大門口見！」

剛好到站，我站起身，向碩景道別。

「明天見啦！」

「明天見。」

回到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我戴著耳機，走在快要打烊的商店街上。剛好講到以前的事，心情不免有些低落。

偶爾就是會有這種時候，偶然的、在某個時刻、提到她：就會想起她。

原本平復的心情就會因此受到波動而上下起伏。

「不知道妳是否記得，我們說好要笑著一起拆穿這世上的謊言。」

「或許早已被妳遺忘了吧。」

「我們一起經歷的過去」

「：妳是否已經忘記了呢？」

* 花與亡靈：改編自日本樂團ヨルシカの歌曲「花に亡霊」。

第四章 回憶覆蓋計畫

於是我開始跟張敏雅在空閒、甚至一些瑣碎的時候，相約一起做某件事，看能不能藉此覆蓋那些不堪的回憶。

第一次是去車站旁巷子口新開的一家復古咖啡廳裡看漫畫。雖然沒有發生特別有感的变化，但至少發現了《螢火十日》這部還在連載的漫畫。劇情是有關一名短暫到當地出差的女子，與身患重病的當地青年相遇，雖然相互被吸引卻被迫分離的故事。

劇情不僅刻骨銘心，同時飽含了最純粹的愛意，是十分出色的一部作品。

而禮拜三則是在放學後，繞去了隔壁鎮的商店街，去買她的社團所需要的用品。到底為什麼美術社要買種子啊？

我記得當時有問過這個問題，而她回答「作畫時可以當作參考的素材呀！」

我在心底又納悶了一次，所以說為什麼作畫需要種子啊……

張敏雅像是看透我的疑惑般，繼續向我解釋。

「說到夏天，你會想到什麼花呢？」

「呃……」

「向日葵嗎？」

「Bingo，夏天就要到了，我想描繪向日葵並且結合亡靈的概念，打造出這幅作品！」

我果然沒有藝術細胞，無法理解藝術家的思維：

「創作理念就是『夏天即將來臨，映入眼簾的正是亮眼的橘黃色花海。而你，正是我在夏季邂逅的亡靈！』」

張敏雅滿是興奮的向我分享她的創作理念，靈感應該就是那首歌吧？太明顯了。

「等我到時候畫完再給你看！」

「好吧。」

雖然有點難以想像，但還是不免會期待成品呢。

「明天要不要去看電影！！」

正要放入口中的鮭魚壽司差點從筷子間的縫隙掉下來。總是這麼隨興啊：

「：妳有特別想看的電影嗎？」

「這部這部！」

我看著她指向的方向。柱子上貼了張電影的宣傳海報——《螢火十日》

「這不是我上次在咖啡廳看的那部漫畫嗎？原來有劇場版要上映喔？」

「對呀！看完預告發現還不錯耶！」

看著張敏雅興奮而泛紅的雙頰，原來她會對這類型的作品有興趣。

「妳沒有看過漫畫欸，沒關係嗎？」

「聽說電影是原創劇情，所以好像影響不大的樣子？」

「妳沒關係就好。那明天要約幾點？」

「十一點半好嗎？可以先去吃午餐，然後看一點十五分的場次！」

「OK」

「耶!!!」

看著坐在對面的張敏雅尚未褪去的紅潤色澤，顯露出萬分雀躍的神情。真像小孩子呢，我在心底默默替她取了個綽號。

隔天一早，我從衣櫃拿了淺藍色襯衫及暗藍色牛仔褲。簡單換好衣服後，隨手拿了一旁的帆布袋，放進些重要的隨身物品便出門。

到了百貨公司，我走進電梯，按下十二樓的按鈕，準備先去影城買票。原本並沒有打算買餐點，但怕張敏雅一來就質問說：「怎麼可以沒有爆米花!!!」

所以我還是買了焦糖口味的爆米花。

「早安！」

「現在時間應該算中午了吧？」

「沒差啦！！」

她大力地拍了我的背。力道怎麼還是一樣那麼強勁啊：

「我們進去吧！」

我默默跟在她的身後，背後仍然有隱隱的刺痛感。

她的手不會痛嗎：

「J排九號跟十號，這裡這裡！」

等她東西都擺放好後，我便問道。「妳需要面紙嗎？」

她則是疑惑的歪頭看向我。

「我為什麼需要？」

「怕妳會哭。」

「欸：呃……給我好了。原來是那種催淚取向的劇情嗎？」

「有一點，妳不是有看預告？」

「預告沒有那種感覺啊！！那我不是完蛋了……」

的確預告都剪些歡樂的場面，確實會讓人誤以為是中規中矩的浪漫喜劇片。殊不知其實不僅虐心，可能還會很遺憾。

「妳不要到時候哭到哽咽，說不出話來哦。不然別人看到還以為我欺負妳。」

「才不會那麼誇張！我只是比較感性而已！！而且明明就是你太冷血！」
「是妳太誇張好嗎，連看到路邊的花枯萎都能泛淚，哪有人感性成這樣。」
到底為什麼那樣也能流淚，我到現在還是想不明白。

「你不懂啦！！」

「電影要開始了，該安靜了」

「你真的是：！！」

看著身旁的張敏雅，為了看到那一臉不甘心而鼓起的雙頰，氣嘟嘟的樣子，總會忍不住想繼續開玩笑、捉弄她。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剛剛一樣聽著相同的曲子，卻已經沒有先前那麼深刻的記憶了。

好像：已經不怎麼在乎的感覺？

「是為什麼呢？」

第五章 重新烙印

「為什麼不找你弟，要找我一起出來買模型啦？」

「你也知道我沒有蒐集模型的興趣啊……」

我為什麼要在美好的星期六下午，千里迢迢到市區來買模型……？

「他又沒有會員，而程哲盛則是又跑去露營了，就只剩妳有書城的會員卡了嘛。」

「那為什麼不自己辦一張？」

「因為我不常來，沒有辦卡的必要……」

「……」

他好麻煩。

「問題真多。好啦，那等下請我吃飯。」

「沒問題。小姐的膳食由我負責！」

「這才對嘛，管家！」

偶爾上演情境劇，是我和碩景的默契。因為夏莉和如萱都不會陪我一起演，甚至只會吐槽我……

「啊——吃好飽哦！你怎麼會知道這家咖哩啊？」

當看到菜單上的那道料理，沒有一絲的徬徨，我毫不猶豫的點了——野菜時蔬海鮮湯

咖哩！

碩景則是點蘋果牛肉咖哩外加一個茶碗蒸。野菜的味道完美融入湯底，濃厚滑順卻不膩口，而海鮮的口感更是將整道料理提升至另一個層次，真是太美妙了！

「是我弟的女朋友推薦的。」

「眼光不錯嘛！我是說碩理的女朋友，不是你。」

「我當然知道。」

碩景一臉不以為意的回應我的吐槽。

「嘻嘻」

妹妹的品味真是不錯！

享用完午餐後，至櫃台結帳完，原本打打鬧鬧的正準備推開玻璃門時，發現外頭正在下雨。

啊：上次也是這樣……

「怎麼了？妳沒帶傘嗎？」

「有啦，沒事沒事。走吧。」

我撐開摺疊傘，先行快步走在碩景前面。

不想讓他看到我這個樣子，因為自己莫名的觸景傷情而破壞了氣氛，實在是沒有必

要。

「理央。」

「怎麼樣呀！這家的烏龍麵是不是很好吃！」

「還不錯，我喜歡番茄口味的湯頭。」

我看向理央，她看起來很滿意，心情感覺也不錯。那為什麼：

「是吧是吧！這是我媽的口袋名單哦！」

「感謝阿姨的推薦，讓我大飽口福了。」

正當結帳完要走出門外時，發現天空灰黯，而且下著近年來很少見的傾盆大雨。

「：妳有帶傘嗎？」

「當然。一起撐吧。」

「謝謝。」

那天，我們並肩著撐傘一起走回家。但那也是我們：

：最後一次對話。

想起這段回憶的自己，不知為何情緒一擁而上，感受到突如其來的惆悵。

心情本來正低落時，突然一陣大風襲來，我的藍灰色摺疊傘在眨眼間，就這樣被吹壞了。

「：：：：：」

由於事發過於突然，都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甚至沒有意識到衣服漸漸的被雨水滲透，就看到身旁的碩景，手上的雨傘被緊接而來的第二陣強風，吹到連骨架都解體了。

「啊！！！！這是我新買的雨傘啊！！！！」

「我的三百五十元啊！！！！！！」

「：：：：：」

看著碩景浮誇的反應，我忍不住笑了出來：

「妳笑什麼啦：：」

他倒是十分委屈地看向我，然而我卻像是被點到笑穴般，一掃先前負面的陰霾，放開懷的開始放聲大笑。

「哈哈哈哈哈」

「是有那麼好笑嘛：：：」

碩景委屈的樣子，雖然很惹人疼，但又不禁想捉弄一番。

「哈哈哈哈哈」

「這麼好笑嘛：：：」

「很好笑呀！笑到我肚子好痛！」

我笑到無法克制自己，絲毫沒有把路人的眼光放在眼裡，甚至完全忘記我們正處在

大雨之中。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那你又在笑什麼啦！」

連碩景也一起開懷大笑，我便好奇問他。

「我發現妳的笑聲很有魔性耶！」

「什麼啦！！！」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我們在雨中，絲毫沒有顧慮他人投射的眼光。因為一件小事、一樣的頻率、相同的處境，即使看起來十分狼狽，依然可以因為純粹、瑣碎，甚至短暫的美好，就這麼在路邊，放聲大笑。

就在這一瞬間，意識到僅僅是因為相似的場景而觸景傷情的自己，不但過於愚蠢，同時也沒有意義。反而因為過往的事而忽略了享受當下的快樂，那也太可惜了。

「既然傘都壞了，那我們就淋雨回家吧！」

衣服也都濕透了，不然就淋雨淋個夠吧！我把壞掉的傘收好，看著就快要轉成綠色的號誌燈，準備起跑。

「可是我不想禿頭……」

碩景又恢復一臉委屈的樣子。不等他的回應，等號誌一轉換成綠燈便開始向前跑，並一邊轉頭跟碩景說

「那就：跑快一點呀！」

我朝著人行道的方向前進，所謂徜徉在雨中的感覺，就是如此嗎？

「等等我啦……」

碩景在不知不覺中，已經與我並排跑在人行道上了。

「是說你剛剛真的超好笑的！」

「妳高興就好……」

「哈哈哈哈哈」

「別再笑了啦……哈哈哈哈哈」

也許就是透過諸多零散、細微的小事，轉換了心情、改變了想法，以及對既定印象的全然改觀，進而體會到日常生活中，那些平凡而樸實的美好。

結果這場雨，整整持續傾倒了一個禮拜。

潮濕的空氣，以及到哪裡都會被大雨澆灌到全身溼透，因此無法自在的盡情出遊。

終於在兩天前，天空迎來了晴日。於是我和夏莉、如萱決定在今天放學後，去品嚐

學校後面一家正統的日式可麗餅。

而在回家的途中，我在沒有相約的電車上，巧遇了碩景。

「你不是說要去圖書館？」

我記得他好像有說過，為了小論文而要去圖書館找資料的樣子。

「去了啊。現在這個時間點在電車上很正常吧？」

我向窗外，發現早已夜幕低垂，於是低頭打開手機，螢幕顯示 19:14

「也是呢。」

原來已經這麼晚了啊。和她們聊得太開心，結果時間飛快的流逝，都要吃晚餐了呢。

「可麗餅好吃嗎？」輪到碩景向我提問。

「超～級～好～吃～！」

「這麼誇張，是什麼口味的？」

「焦糖蘋果烤布蕾！」

那家真的是我吃過最道地、最符合日本口味的可麗餅！焦糖化卻甜而不膩的烤布蕾，再搭配糖漬蘋果切片，以及絕對不可或缺的卡士達醬，簡直是人間美味！！！！

「這麼神奇的口味哦。」

碩景一臉好奇地看向我，露出了淺淺的微笑。

「真的真的很好吃！」

「熱量一定很高。」

「美食當前，好吃才是最重要的啦！」

突然，腦海靈機一動的浮現一個點子。

「是是是，熱量都不是問題。」

「所以啦，為了消除熱量，我們明天去騎腳踏車吧！」

「啊？」

「你不是說熱量很高嗎？所以才要來運動！」

「那也不是馬上就能消耗掉的啊……」

「你說什麼呀。」

我以半威脅的口氣反問碩景，因為我知道他一定無法拒絕我

「沒事沒事。那不能後天嗎？我明天想在家看小說。」

「不～行～因為後天有家庭聚餐，所以只有明天可以哦！」

「好吧……」

為了彌補他，我提出了相當優質的補償方案。

「好啦～這樣好像太臨時了，總覺得有點過意不去。所以……」

「所以……？」

「騎完腳踏車之後，我請你吃可麗餅吧！」

「嗯：？這樣不就本末倒置了嗎？」

「運動完就是要犒賞一下如此努力運動的自己嘛！」

「那這樣當初來運動的意義是什麼……」

「沒關係啦！！就一句話，吃不吃！」

「吃吃吃，難得妳請客，怎麼可以不吃呢。」

「啾！」

我朝碩景的手臂揮下去，怎麼就這麼不會說話呢。

「那就明天早上九點半在河濱公園那個公車站見哦！」

說完電車也剛好停下，待車門打開，我立馬起身跑出去。在走下月台樓梯前，回頭看了一眼還沒反應過來的碩景，然後向他揮手。

「明天見啦！不接受任何反駁！」

不等碩景的回覆，車門硬生生地快速關上，隨後起程朝下一站前進。

而我則是在內心暗自偷笑，並踏著輕快地步伐穿越票閘口，踩著愉悅的腳步朝家裡的方向走去。

「所以啊！我們家昨天的晚餐吃烤鴨！真的超級好吃！！」
我牽著腳踏車，跟碩景分享昨天的晚餐，真的應該要再吃一塊的……

「妳的食量真的很大欸。」

「是嗎？」

「據我所知啦，就我認識的女性朋友來說。」

「那是有福氣！」

在父親的耳濡目染下，我漸漸不那麼在意身材，因為「能吃就是福」！

「是是是，真有福氣ㄟ」

像是百般不相信的眼神，碩景只是敷衍地回應我。

我們邊牽著自行車，在閒聊的過程中，不知不覺走到了車道起始點。準備就緒後，我們開始沿著河堤的自行車道，進行這次的覆蓋計畫。

越是踩著踏板前進，越是覺得自己好像誤入了相機鏡頭的世界。

一旁的蒲公英花海，叢叢搖擺的芒草群，還有在草坪上興奮躍起的幼犬，甚至擴及草地上慵懶野餐的情侶，簡單卻獨一無二的每幅構圖，如底片般一幀幀的快速播放，內心的滿足程度，也一點一滴的被渲染。

真希望眼睛也能有快門的功能，眨一眼就能將波光粼粼的翡翠色河川、琥珀色石子、天藍色青空，全然盡收眼底。

耳機則是繼續播著那首曲子

『約定要一同尋找屬於我們的真理』

『只願你仍未忘記，只願回憶的色彩依舊鮮明。』

『在風中的裙襬隨風搖蕩。』

『就自然地隨風消逝吧。』

『…就忘記回憶吧。』

急促地呼吸，擦拭著流下的汗水。夏天即將再次來臨，妳沒有回頭過。留在原處的

我…

…是不是該放下了呢？

與妳所經歷的一切，如今好像怎樣都無所謂了。

終於到了車道盡頭。我慢慢向右靠近後便握住煞車，讓自行車停了下來。稍微喘了幾口氣後，轉頭詢問碩景

「要不要休息一下？」

「好啊。」

碩景應聲完，將自行車牽到一旁，而我則是選擇就這樣放在原地。

我們在河畔的草坪上就地而坐，稍作休息。

我率先打破寂靜。

「真暢快呀！就說運動會分泌多巴胺，讓心情變好吧！」

「我又沒有心情不好。」

又沒有說只有心情不好的時候才能來運動：果然還是一如既往的不會說話呢。

「隨時保持愉快的心情不好嗎？」

「是是是，您說的都是。」

我們就像平時一樣打打鬧鬧，細瑣而清閒，平淡卻不失光彩。於是我跟碩景分享了方才內心的感觸。

「剛剛看著一旁呼嘯而過的風景，瞬間覺得，好像一切都已經無所謂了。」

「這麼突然？不要想不開欸！」

與預想的表情不同，碩景露出了些許驚慌的神色，那對漂亮的眼珠子，甚至流露出發自內心的擔憂。

著實是嚇到我了。於是我趕緊澄清。

「我才不是這個意思！別緊張啦！！」

「那就好：不然是什麼意思？」

「就覺得一直執著於過去無法改變的事，好像也沒什麼意思？」

「對啊。不是都說不要糾結於過往，要著眼於當下嗎。」

碩景繼續分享著他的個人看法。

「程哲盛曾經跟我說過，如果因為一直無法放下過去，说不定會錯過當下的驚喜……」

真意外。原來那位朋友也有正經的一面呢。

「他好像把人世間看得很開耶！」

碩景卻一臉無奈地反駁對於程哲盛的評價。

「那是他在連續劇中學到的台詞罷了……只是因為說起來很酷，所以才學著引用而已。」

「真受不了他。」

……果然是一位很有趣的朋友呢！真好奇這兩人截然不同的性格，當初是怎麼認識的呢？

「但道理其實都明白，實際上要做到卻很有難度呢。」

「我覺得這就是成長的過程吧。大人並不會教導這些，而我們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排解那些無法輕易說出口，那些千絲萬縷的情緒。是不是正解也無從得知，就只是持續摸索著『可以怎麼解決』，以及試著轉換心態去思考『該如何去放下』。」

「留存於歷史上的事物並不是一切。」

「過往的曾經也無法覆蓋此時此刻的一切。」

『再多告訴我一點你的心聲吧。』

『再多傾訴一些你的內心吧。』

『即使是再見……也告訴我吧。』

「休息夠了嗎？」

我看了一下時間 16:37

「嗯！準備回去吧！」

我站起身，將車頭往回擺，再次騎上自行車，踏上回程的路途。

或許是多巴胺作祟，並沒有感受到汗如雨下的溼熱，反而是心情上無比的輕鬆，以及迎面而來的清爽。

現在已經沒有正午豔陽的熾熱，取而代之的是微微青澀的涼風。

原以為會一路騎回原點，殊不知在遠遠的右前方，我看到了……

再怎麼樣也沒料到會在這裡遇見的人。

「……理央？」

應該沒有看錯吧……我下意識的握緊煞車，在一旁緊急停下。

沒有向前確認的勇氣，就只是遠遠站在原地，注視著正開懷大笑、洋溢著幸福笑容

的她。

那是我不曾見過的樣子。

「不要急煞啦！！！這樣很危險欸！妳：」

現在的我沒有心思去理會碩景說了什麼，對他有點抱歉就是了。查覺到自己內心的變化，一時之間突然無法適應。

「我感受不到內心的任何一點波瀾。」

沒有事前設想的氣憤，也沒有因為看到我所不認識的她，而產生不甘心、甚至懊悔的情緒。

但單就『失去』這件事，體感上或許比當年還要多了份可惜。即使已經忘記當時誤會的緣由，如今發現，好像也沒有探究的必要了。

我試著專注在感受自己這一分一秒、一絲一毫的情緒流向。

心中卻是一片平靜。

是不是，一切都無所謂了呢？

無論是否像命運般的再次重逢，事到如今，各自過著自在的新生，一切安好，好像就足夠了。

因為時間而沖淡的誤會，在這一瞬間，理由顯得渺小不已，誤會也像是無病呻吟般而細微末節。

「妳過得好就好。」

緣分註定到此為止，順應著命運的安排，也不要硬是去破壞了自然法規。

我在心中單方面為這段早已結束的關係，下了最後一個註解。

第六章 你／妳是否看見相同的回憶？

看著騎到一半突然停下來的敏雅，耳機裡的音樂不受影響地仍然持續播放。

由於差點就要撞上她，我提高音量的大喊：「不要急煞啦！！！這樣很危險欸！妳……」

正當要繼續說下去時，餘光卻注意到她的表情，隨即便把剛要說出的話語，先是吞

了回去。

那並不是凝重的神情，反而是漸漸釋懷的坦然。

我看向她的眼神所注視之處，並暗自的猜測，或許站在遠方的某一位，就是敏雅一直放不下的那個朋友吧。

真想替她分擔先前獨自承受的那些苦痛：

「咦？」

赫然意識到，我在意的對象已經改變了。對於這首歌的印象，也已經不再是悲傷的記憶。取而代之的是

「與敏雅一起經歷的這一切。」

她的開朗、直率，在樂譜上一筆一畫的繪上充滿朝氣的橘紅色。原先黯淡的藍灰色，則是因為畫筆的來回渲染，而漸漸的全然覆蓋。

比起自己快要癒合的傷疤，更是在意敏雅此時的感受。

發覺到自身的變化，我不禁笑了出來。原來記憶真的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覆蓋呢。

不知道此刻在想什麼的敏雅，嘴角也浮現一抹淡淡的淺笑。

「抱歉，走吧！」

「嗯。」

看到那一抹釋懷的笑容，想必是決定放下而跨出飽含勇敢的一大步吧。

因此我也沒有繼續追問，就這樣一路騎回原點，再一起牽著自行車，散步回家。

今日明朗而不刺眼的晴空，明亮耀眼的橘黃色陽光，照亮了心中幽暗的一角，撫平了不安躁動的傷口。不僅踏實，也令人安心不已。

「回憶的色彩依舊鮮明，我也不曾忘記。」

「只是過往的曾經並不是一切。」

「換我教會妳：如何說再見吧。」

上次騎完自行車之後，緊接著剛好有家庭旅遊，接著就放了連假。

日子一下子飛快的流逝，然後就是今天——大學放榜的日子。

「有一種說法是，衝擊太大就會忘記疼痛。」

「……要再來聽一次嗎？花與亡靈。」

「你是說沒考上大學這種衝擊嗎？那還真不是普通的打擊呢。」

「那還是算了，我怕我承受不住……」

今天是大學放榜的日子，我和碩景便相約在執行第一次計畫時的那間復古咖啡廳，一起查詢分發的結果。

「其實對這首歌的印象，我個人是感覺已經覆蓋過去了。妳不覺得嗎？」

「其實我也是耶！當聽到旋律時，第一時間想到的並不是過往那些苦澀的回憶，反而是跟你一起遇到的各種奇奇怪怪的經歷。真的是太神奇了！」

「什麼叫奇奇怪怪的經歷啦：說的我好像很奇怪一樣。所以啊，不需要再有其他衝擊了。尤其是落榜這種……」

「噗哧！」

我忍不住笑出來。碩景有時候會沒有自信的呈現半消極狀態，他大可以對自己再更有信心一點呀

因為我相信他。而且需要擔心的明明就是我……

「登進去了嗎！！」

「還沒還沒。太多人在查了，網頁正在跳轉。」

坐在碩景左側的我，微微地向右傾斜，並用手把眼睛遮住，完全不敢查看電腦的畫面。

「天啊怎麼會這麼緊張……」

「我們會上的，放心。」

「相信我。」

短短的那三個字，等同於強心針的存在，為我焦慮不已的心臟，注入了一股莫大的勇氣。我緩緩的將手，從眼睛前方移開。

「如果沒上怎麼辦？」

為了讓自己更加的放心，我不安的向碩景提問，其實只是想聽到會讓人安心的回覆罷了。

「那就陪你重考啊。」

「我有說是我沒上嗎？」我淘氣地回嘴。

「那妳也會陪我嗎？」

「只要你付我錢。我可以勉為其難當你的家教哦！！！」

「那我還是不要重考好了。」

像是為了緩解緊張的氣氛，碩景開了個玩笑。神奇的是，我沒有一開始那麼的緊張焦慮了。

「你什麼意思啦！」

「我開玩笑的。咦？好像進去了……」

「?!」

「有上嗎!!!」

我們安靜了好幾分鐘，看著榜單上每一列數字，一一尋找是否有自己的准考證號碼。然後看到某一列數字時，我搗著嘴的馬上看向碩景，他那對明亮透徹的雙眼也睜得大大的看向我。

我們安靜了好一段時間，兩人都沒有說話。

推開厚重的木門，準備從咖啡廳離開，而外頭正在下雨。

「又下雨了呢。」

「跟上次一樣。」

「對啊。」

「……」

我率先劃破沉默，下定決心先行開口。

「欸，你不可以隨便離開我喔。」

「連上廁所也不行？」

「我不是指那種啦！」

怎麼又這麼不會說話呢：正當我要解釋背後的意思時，沒想到碩景接著繼續說道。

「喔：是說我也不能去哪裡啊。」

他沉默了幾秒，然後說出了我意想不到的話：

「妳就在這，我哪裡也不想去。」

突然一陣感動湧上心頭，正當我還覺得他終於會說話時，「都考上同個大學了，我還能躲去哪裡？」

眼淚馬上被收回，真是不知道該說什麼：

「你……！」

不小心太用力的拍了他的手臂，赫然發現已經沒有第一次見面時的瘦弱觸感了，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得那麼結實的呢：

「好啦，先走吧。目前雨不算太大，走快一點應該還好。要是感冒了妳又會怪我沒帶雨傘。」

「哪會……！因為今天我可是自己有帶哦。」

「真難得。那可能要麻煩您借小的我稍微躲個雨了。」

「那就快來吧！」

碩景一把拿走我的傘，並朝天空撐開，橘紅色的傘頂像是朝陽般的令人心情愉悅。接著伸出那厚實的手，沒有明講但示意要我跟上。

「要走囉！」

他握著傘柄，遮擋傾洩而下的滂沱雨水。而我牽著他的手，兩人一起走向正被大雨淋濕的這個世界。

我們的心，將明媚不已的持續跳動著，迎接下一個美好。

* 『』皆取自花に亡靈的部分歌詞並加以改編。